

滿朝文武

公
堂
著

MANCHAO WENWU / SHANGXIAO (卷一)

愛上我

 珠海出版社

小白兔忽然变成一个臭名远扬的大好人，下堂臣，

我如何能让满朝文武爱上我？

【第二卷】

滿朝文武愛上我

云
克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朝文武爱上我/云霓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2

ISBN 978-7-80689-872-7

I. 满... II. 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9233 号

满朝文武爱上我(二)

作 者:云 霓

责任编辑:潘杜鹃

装帧设计: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电 话:0756-2639346 邮政编码:519001

邮 购: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www.zhcbbs.net

E - mail:zhcbbs@zhcbbs.net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9 字数:35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9-872-7

定 价:50.0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陷害	001	第十一章 入宫	058
第二章 真相	006	第十二章 大婚	064
第三章 生病	010	第十三章 回忆	069
第四章 窘境	015	第十四章 前兆	075
第五章 情陷	021	第十五章 旧疾	079
第六章 路转	026	第十六章 出宫	082
第七章 心声	032	第十七章 相伤	088
第八章 战乱	040	第十八章 梦境	093
第九章 故人	045	第十九章 心乱	097
第十章 安顿	052	第二十章 有孕	102



目录

第二十一章 祸端	106	第三十一章 界线	154
第二十二章 保胎	112	第三十二章 除夕	159
第二十三章 禁爱	108	第三十三章 生子	162
第二十四章 决断	123	第三十四章 访客	170
第二十五章 温存	127	第三十五章 伤逝	175
第二十六章 离别	131	第三十六章 新曲	178
第二十七章 殊途	136	半生缘 西丰临(番外)	184
第二十八章 归来	140	第三十七章 礼物	191
第二十九章 生疏	146	第三十八章 所愿	197
第三十章 原点	150	尾声	201

城门边，两辆马车停堵在道路上，四周穿着军衣的官兵，盯着站在他们面前的男子，不知所措。

男子本来要说什么，眼睛瞥见身边的少女，因为下马车蹭脏的裙角，脸上就像冰雪融化一般露出一丝微笑，本来紧抿的嘴唇，像花一样绽放。

顺着张碧的目光，我赶紧低头看沾泥的衣服下摆，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不善用轻功，张碧一定是在笑我邋遢。

他下车，用冰河样的眼神看周围人的时候，我原本觉得他和我的距离会一下子拉远。从来没想到就因为我裙子脏了，这么一个理由就能容易地获得了他的笑。

我扯着裙角，发狠地咬着嘴唇，就像咬别人的一样。

文小姐看着张碧，脸色不大好看，看着张碧几乎忘记了说话。还是那当官的男人清了一下嗓子，“你送给她的？你这金子是从哪来的……”声音发颤，一句话功夫满头大汗。

张碧收起微笑，下巴像刀刻一样，“我是东临瑞。”

听到这句话，我头皮就跟炸开了一样，紧紧捏着手，不敢再去看张碧，其实我想跑，跑得越远越好，从来不自虐的我，把手心攥得生疼。



001



我听见当官的不自觉咽吐沫的声音，文小姐脸色苍白。

东临瑞，张碧说他是东临瑞，东临国的四皇子，给我下蛊毒的人妖四。

他半眯着眼睛，接过羊脂玉的杯子，在指尖转悠，垂目浅啄，漱了漱口，吐进丫鬟手上的盆子里，另一个丫鬟从他手里取走杯子，看着我被拖出去，把我当垃圾一样扔到了野外。曾经发生的这一幕像放电影一般从我眼前闪过。

我的手轻轻地抖，其实我并不怕人妖四，我只想现在这个事全都解决掉，身边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我和张碧，我要问他……我要问他什么？我想不出来。

“四……四……四皇子殿下。”当官的腿忽然软了一下，瞪着眼睛，本来要结巴着弯下腰。文小姐忽然咳嗽了一声，嘴唇已经淡得快没有了血色。

当官的犹豫了，他应该没有见过四皇子，所以不能确定眼前的这位是不是东临瑞。张碧不再说话，只是看向我。

我乖乖地走过去，他的手抬起来扣着我的腰，扶我上了马车。那个当官的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那文小姐却还是不肯轻易放弃，于是给了那当官的一个鼓舞的眼神。当官的想上前，但是他已经不能再靠近马车——原非站在张碧的身后，手里摇晃着一块小小的金牌。

当官的立刻吓得跪在了地上。

张碧坐在我身边，春桥放下帘子，马车继续往前走。

“若若。”

我半天才反应过来，抬起头，“你叫我？”

“若若，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盯着他黑得发亮的眼睛，咬咬嘴唇，“张碧，你假扮四皇子还真像。”

张碧半天没动。

我说：“以后别这样了，被人发现，太危险。”我确认似的看向张碧，他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反驳我。

我瞬间心情大好，我说：“虽然你们长得像，可还是能被人看出来的，如果北国深究，或者被那边的四皇子知道了……总之要小心。”

张碧“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春桥一脸迷茫，偷偷观察我和张碧，仿佛要重新认识我们这两个人。

我说：“原非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张碧敛目，“是北国太子给的令牌。”

“哦，”我发觉我突然时间话变得少起来，悄悄往外挪了挪身子，第一次感觉到马车里空气稀薄。



张碧注意到我的动作，我扯扯嘴说，“太挤。”希望张碧说什么，又不希望他开口，我的心情变得十分矛盾。

看着自己的脚尖，仿佛要将脚和脚下车厢木板的纹理看清楚。

终于到了别院，我以前总是磨蹭着最后一个下马车，今天却一支箭一样蹿了出去，见到阳光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没等张碧出来，我就远远地跑开，然后回头，看见他站在马车旁边，一动不动。我低头又看见自己裙角的泥巴，想起他那一笑，他的目光是那么柔和，好像连嘴唇瞬间都鲜艳几分。

晚上春桥叫吃饭，我推说自己没胃口，不想吃，在屋子里静静地躺着。

我本来一直在外面转圈，没想回来，可是忽然看到远处跟着我的原非，我才有觉悟，我这么折腾是会连累别人的，只能溜回来。进房那一瞬间看见原非得逞的笑脸，这家伙一准是故意让我看见他的，以他的武功和我的迟钝，只要他愿意，我就是被默默保护八百年也觉察不到。

侧脸盯着紧闭的门，害怕它被人打开，可是又舍不得去落门栓，张碧没有回来。一晚上只看见跳动的灯影，拥紧了被子，原来秋天的夜里是这么的冷。

早上春桥打水来给我洗脸，看着我顶着黑眼圈很惊讶，“小姐晚上没睡好？”

我向来最诚实，于是抬头说，“谢谢，我睡得很好。”开始挽袖子捧水。

春桥愣了，其实听到自己说什么，我也愣了。

两个人都不想提起我刚才的话，我闷头洗脸。

春桥装了一会儿蜗牛，还是忍不住小声说：“小姐跟张公子怎么了？昨天晚上公子在前面睡的，今天出去了。”

洗脸水扑上脸的时候，不巧我吸了鼻子，顿时呛得难受。昨天回来的时候，我下了马车迟迟不肯回来，已经做得很明显了，其实昨晚我一直等他过来解释，我心里有一个疙瘩，有些不明白，期望他解释清楚，又说不清想让他说什么。

他说：“若若，我有话想跟你说。”已经被我堵了回去。他想说的，我肯定不想知道。

刚洗过脸，胡乱把脸按在毛巾里擦啊擦，眼睛涨得发痒，蹭了半天，才舍得抬头，就听见有人急走的脚步声，我还没去看，端脸盆出去的春桥已经喊了一声，“少爷来了。”

颜回一大早怎么就来了。我望了一眼，放下手里的头发，提步往出走，迎



面就碰见了颜回,他小心翼翼地抱着账本,见到我,运动以后红扑扑的脸瞬间变得有点难看,一副有话不知如何说的样子。

我观察着他,“怎么了?”

颜回反复扫视我又低下头,本来我以为他没有勇气说出口的时候,他却终于开口:“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本来以为颜回问什么都不能难倒我,却没料到让我愣了,“什么不告诉你?”

颜回无奈地笑一声,“你知道我对四皇子仰慕已久,一心希望能追随左右,却不告诉我张公子就是四皇子。”

想必颜回已经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我想了想,刚要开口说话,竟然有些心虚,话到嘴边憋了回去,“颜回你进来。”我让开,让颜回进了屋。

我随后关上门,颜回坐下来,手里捧着账本跟个宝贝一样,规规矩矩放在自己大腿上。

我吸了口气,明明是要说事实,怎么搞得跟编故事一样,“张碧只是和四皇子长得很像,并不是四皇子……”我从来没发现自己的底气这么不足,还到了试探着看颜回脸色的地步。

颜回顿了一下,手紧紧握起来,上面的血管都清晰可见,半天才抬起头,眼底闪烁着晶莹的水光,嘴唇苍白无色,面颊却病态一样的红,睫毛不自然地阖上,我才看出来他的表情是强烈的悲愤,“你还骗我,我并没有见过四皇子,但是我见过他的字。”他翻开腿上的账本,拿起来给我看。

那是张碧的帮我做的账,上面是他俊秀的字迹。

我的幻想好像是破灭了,就像是小时候捉迷藏,父母明明看见我的脚尖,却假装找不到我,我自己也得意扬扬认为自己骗过了所有的人,后来发现他们是故意哄着我玩,可是还是忍不住站出来大声说,“你们没找到我吧!”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无论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我心里其实都是明白的。

张碧是人妖四,他已经处处在提醒我,我是故意装作不知道。

所以我疏离了他以后,晚上他住在别处了,是因为已经知道了我的答案。

人妖四的骄傲、自负,我得感激他不究过往,没怪我害他受伤,也算是讲了些旧情,如果这事发生在以前,我确信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可是现在我竟然害怕不起来。

他离开了别院,也没留下什么人来监视我,我行动自如,想跑路都可以,收拾好包裹,走到院子里,想了想,我竟然又自己折了回去,啊哈,其实逃跑

挺没意思的，我好不容易才有了自己的事业，逃跑以后又要重新开始。

我又把包袱打开，衣服放回原位，坐在椅子上，大喊了几声，“春桥，春桥，我饿了。”

过了一会儿，春桥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面前，“小姐，还不到吃饭的时间。”

是啊，今天天黑得格外慢。我要等到吃晚饭，等到天黑，等待换上烛灯……那时候就可以睡觉了。

早早就吵吵着要睡觉的人，一直睁着眼睛，忽然怀念现代的安眠药，外面一有点声音，我就会惊觉地坐起来，“春桥？”我试探着喊了一声，春桥打开门，看着我，等我继续说话。

我确实是有事来着，我说：“春桥，门上裂了一个缝，你看看。”

春桥提着灯，在门上找啊找，看了几遍才找到我说的地方，她奇怪地问我，“小姐，这么小的缝儿，你都能看见。”

我嘻嘻哈哈，“我眼神儿挺好的。”好像从昨天晚上开始我就一直盯着门板，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

春桥叹口气，“小姐，你怎么就不能诚实一点？”

我们是仇人，是死对头，他利用我去牵制狐狸和蓝玉，虽然我不是真正的凌雪痕，但是我也被他下的蛊毒折腾得死去活来。这让我怎么诚实？！

春桥走了以后，我落上门栓吹灯睡觉，到了半夜，我竟然又爬起来轻轻把门栓拔掉，然后坐在床上缩成一团，月光照得屋子里格外的亮，地上到处都是树影不停地晃动。





第二天我果然就感冒了，一直以为现代人在污染的环境下长大，抵抗力会强一些，却忘记了自己这个肉身是彻彻底底的古代人。

本来想装一次病人，还没想叫春桥，她就跑来敲门，没等我应，自己就兴奋地把门打开，我被她的动作吓到了，发出一个单音，“我……”

春桥说：“小姐，张……四殿下请你进宫去。”说完以后，看着我红扑扑的脸，“小姐，你想说什么？”

我躲在被子里说，“啊……没有……”

春桥往前走了几步，“你的鼻音这么重，是不是生病了？”关切地望着我。

我往床里躲了躲，“被子里隔音，我好极了，怎么会生病。”眼睛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于是就一眨不眨看着她。

“那，你去不去？原非大人还在外面等着。”

“去。”我脱口就出，其实我也可能考虑不去，可是脑子里已经在想要穿哪套衣服，既不体面，又不招摇。“我是他的下属，嗯……没的选择。”

本来晕沉沉的头，一下子清爽起来，一边哼歌，一边找衣服，拿了一套水蓝色的新衣裙，上面缀着几颗珍珠和宝石，就像海上的浪头，我摸着心里乐开了花。

我坐在凳子上，指挥春桥帮我梳头发，原非在外面已经得着急，我还在玩桌子上的草蚂蚱，春桥拿着木梳，想要去沾香香的桂花油，我连忙摆手，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审美观真是不一样，古代非要把头发弄的油滑才觉得好看吗？我还是喜欢清爽的感觉，“不要弄那油，假发也不用……”还想说什么，镜子里的春桥看了我一眼，“那怎么行，小姐平日里不打扮也就算了，现在要进宫，”指着桌子上的妆奁，“小姐首饰本来就少，这次起码要全戴上。”

全戴上，我睁大了眼睛，这些玩意儿都是我平时觉得好看买下来的，偶尔把玩一下，很少戴出去，现在说要全戴上，那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再说了，我就是戴得再多，也比不上宫里那些金枝玉叶用的华丽。挑了两件很配衣服的首饰，想了想，又从柜子里找到做这衣服剩下的蓝纱，比对了一下，撕下两条，递给春桥，“帮我把头发编起两绺，”我拿起头发和蓝纱做了个示范，“就这样，合着这丝巾，一起编进去。”

春桥接过蓝纱，看了我几眼，手下开始忙碌，都整理好，春桥说：“小姐这样好看吗？”我从面前的铜镜望过去，蓝纱纠缠着黑发，一路垂到发尾，轻轻地束起来。我“扑哧”笑一声，“可以了，不用太华丽。”嘴里这么说，却站起身在影子前照了又照。

手捏上袖子，想了想，又握上手腕，才往外走，原非转过脸来，看见我这么精心的穿着，也愣了愣，我说：“春桥能不能跟我一起去？”

原非缓缓点头：“殿下交代了，可以。”

我回头冲着春桥伸出手，挑了挑眉毛，“走吧！”春桥这丫头高兴地差点没叫出来。不就是去宫里吗？宫里到处都是规矩，哪里有在外面自在。

下了马车，走一段距离，宫门口越来越近，远远的我好像看见有几个人站在前面，心顿时跳得慌乱。

越来越近，我几乎怕脚底下会忽然出现一块石头，让我在他面前摔倒，或者踩到自己的裙角，来一个趔趄……于是握着手腕的手紧了紧。

周围空荡，风刮得尤其厉害，我一步步往前走，衣服被吹的好像要剥离身体，两边没有任何人，只有前面迎接我的人影。

我们的身份归到原位，或者也许还不是原位。没想到，适应了红色的宫墙我走路逐渐变得雍容起来，好像走过几千遍一样，已经熟悉了在空荡的广场里，来回穿梭。

他在我的视野里慢慢清晰，长发不再像平时一样张扬的飞舞而是束了一个精巧的玉冠，白色绣着金线的袍子沿着笔挺的身姿蜿蜒而下，还是完美无缺的脸，可是让我看着陌生，他看我，后面很多人也有礼貌地看着我。



站在他面前，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用手指把自己捏得很疼。他看了我很久，眼睛里就像含着一块美玉，发着温和诱人的光芒。

我低下头又抬头，张了张嘴没出声，他一直在等着我说话，我咬了咬嘴唇，再抬头时尽量让它变得鲜艳一些，鼓足了勇气，笑了笑，喊了声，“四殿下。”

一句话就是距离了。

没有看到他错愕的脸，和不寻常的表情，眼睛里的光芒轻轻流转，笑笑冲我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这也许就是我要的。

北国的宫殿设计得跟中国古代的差不多，里面富丽堂皇。北国的皇帝对东临瑞很是殷勤，就像对待一个国家的君主，无论是吃饭还是议事，都不假他人之手，自己亲力亲为，他还有几个未嫁的闺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扭着小腰，身上都是高级薰香的味道，不停地以各种理由，出现在东临瑞身边。

时间不长，我已经被她们从东临瑞身后，挤到了后面，春桥嘟着个嘴，扯了我几下，我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她，然后继续好奇地打量着皇宫的一切，其实索然无味。我的眼睛一直不停四处看，是因为不敢长时间聚焦在一个地方，看一个人，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眨眼间不停地从他身上扫过。

他穿着盛装的样子，真好看。还是优雅的步调，皇帝说话，他有礼貌含笑听，偶尔点点头。

晚上就开始举办皇家宴会，主角们都进去了，我才挑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的衣服和装扮吸引了不少人的注目，春桥笑着跟我说：“小姐，我听到不少人打听你，夸你漂亮呢。”

我还没说话，皇帝的一个官员站起来提酒，官员跟我坐得很近，所有人都向这边望过来，东临瑞也抬起头，我和他的目光不期然撞到一起，东临瑞只是用平常的目光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移开了视线，等官员把话说完，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而后又有很多人敬酒，他都照样喝下，白玉的脸上染上淡淡的红晕，极其耀眼，长长的睫毛在饮酒的时候覆盖下来，恍若黑蝴蝶的翅膀。

春桥问：“四殿下会不会醉啊？”

我漫不经心地说：“不会，他肯定早就习惯了应酬。”

颜回看着我就跟看怪物一样，从鼻子孔“哼”了一声。

大臣们敬完酒，公主们都一哄而上，各自施展自己的本领，我托着腮一副无趣的模样，只是另一只手紧紧攥成拳头，藏在衣袖里。

东临瑞开始只是应付，等到某位公主再次敬酒的时候，他竟然浅笑起



来,就像黑夜的天空忽然被烟火照亮,公主端着杯子怔怔地看着他,不知所措。

我忽然有些发冷,也喝了面前的酒,心脏在胸口跳动,头开始晕,忍不住掩嘴,打了一个喷嚏,周围有人听见了声音望向我,我赶紧扭头去看东临瑞,东临瑞拿着杯子,轻轻在手间转,公主又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伸手要去给他满,他抬起头,轻启红唇,“对不起,公主殿下,我醉了。”

我有点惊讶。

皇帝也有点意外,但还是笑笑,“好了,好了,我们的贵宾已经喝了很多了,来日方长……”冲女儿使了个眼色。

公主优雅地放下手里的酒瓶,十分顺从,深宫中的女子懂得进退,也善于掳获男人的心。她转身的时候,我从她那精致的脸上,能看见一种爱慕痴迷。

我的鼻子有点堵,只是感冒的症状。

皇帝又说了一些客套话,并说了安排东临瑞住在皇宫附近的一处府邸,听着这些官话,我昏昏欲睡,真佩服宴会上这些人,居然一点也不觉得枯燥。





皇帝兴致勃勃拉着一个人说话，那是无比喜欢这个人的表现，估计东临瑞会十分愿意一直聆听下去。这一长串的讲话还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時候。

我们这些陪坐的人就苦了点儿，一个个要装得有模有样地陪听，偶尔会心一笑附和一下。

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上课，我在下面偷偷摸摸睡觉，老师也不会发现。于是大胆垂下头，闭上眼睛。

皇帝流畅地说话，忽然间顿了顿，好像发现了什么，半晌才笑一声，很体贴地说：“好了，就到这里吧，朕也倦了。”

圣意难测啊，本来很多人都做好准备抗持久战，没想到皇帝却鸣金收兵，我抬起头，看见东临瑞脸上流露出一丝倦色，想那时我们在南国，他很少眠，总是精神奕奕地处理各种事情，怎么一个小小的宴会就……

我看向春桥和颜回，颜回脸色不大好看，飞快地小声说：“你就不能坚持一下？”

我坚持不坚持跟东临瑞累不累有什么关系。我“哼”了一声。

颜回颇不喜欢我这种样子，低声喊：“凌雪痕，我真看不出来你有哪点好……”

主位上，东临瑞站起来，公主们经过他身边，款款冲他行礼，他很专注地微笑也不应和，是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让别人自惭形愧。

到了皇帝安排好的府邸，东临瑞在前面停了停，低头跟旁边的人交代几句，继续往内院走去，他身后的一大票人都跟了过去。

东临瑞总是那么耀眼，让人一抬眼就能注意到他。无论是他走路还是说话，总被我看到眼里，他一直往前走，没回头。

我又在玩手里的草蚂蚱，想起那时候，他编了这东西，托在手里，冲着它喊，“若若，若若。”我站在院子冷得直跳脚，看着东临瑞离我渐远，眼睛不争气地发痒，用手背揉啊揉。

春桥赶紧上来拽我的手，“小姐别揉了，眼睛都红了……手好烫，小姐你……”伸手摸我的额头，被我打了手背。

春桥惊讶地喊：“小姐是不是发烧了？”

我摇头，“没有。”又去揉眼睛。

前面的人已经不见了影子，满院子都被月亮镀了一层银光，原非匆匆忙忙跑回来，见到我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我等着分房呢，我是在这里睡，还是回去？”说到这里鼻音重极了。

“回去？”原非瞪着眼睛，“前面给你准备好房间了，赶紧过去吧。”口气生硬，春桥都不爱听了，我要是不给她一个眼色，她肯定要张嘴说话。

我拉着春桥走在原非后面，经过之处见丫鬟们匆忙走来走去，端茶送水，好像东临瑞真的醉了一样。然后听见一声哨响，不大一会儿一只小白鸽从我身边路过，飞过我，又转了个弯飞回来，落我肩膀上，我刚要伸手摸，就被一个漂亮的丫鬟抓走了，“快去给殿下送过去。”

东临瑞睡觉前还要把小白叫过去玩，他以前可没这个习惯。

继续往里面走，身后还跟下饺子一样，人来来回回地跑着伺候，按理说东临瑞回来之前，她们就应该准备好了，现在忙乎个什么劲儿。

原非快走几步，进了小院，推开前面的一扇门，房间里灯火发着暖暖而惬意的光芒，我和春桥走了进去，春桥反手关门。

金黄色的帐子，一串串耀眼的流苏，垂挂着两只涂金缕花银薰球。

春桥从桌子上拿起一只手炉，往我手里塞，我这才反应过来，捧着手炉，直喊：“真冷，忽然从外面进到温暖的房间还真不适应。”主要是被房间里华丽的摆设勾去了魂儿。

皇帝可真是大手笔，随便把一间偏房都弄得跟主房一样，要不是原非领



我进来,我还以为误闯了东临瑞的房间。

到处看看,窗台上居然还有一把小米,和鸽子的脚印,原来小白刚刚在这里呆着啊。

春桥去给我收拾床,叫了一声,“小姐啊,被子里也有手炉,没想到准备得这么齐全。”我走过去往被子里一摸,暖暖的。

东临瑞对下属就是好啊,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死忠他,颜回那书呆子做梦也想做他的跟班。

春桥出门打水给我洗脸,我就在床上坐着,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直到春桥回来,我收拾了一下,上床睡觉。

春桥吹了灯关门出去,我听见自己迷迷糊糊问了一句:“前面还在忙?”

春桥“嗯”了一声,张嘴又想说什么,“小姐……”

我打断她的话,“去睡吧!”翻了一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周围的气息慢慢被自己捂得滚烫。

银薰球里的香味大概有助睡的功能,或者是我真病得不轻,温度上来,烧得有些糊涂,看见有人进来,看不清是谁,但是我心里却高兴极了,隐隐觉得就是一直在等的那个人。那人半天没靠近,想了想脱了一层衣服,才走过来,伸手来摸我的脸,指尖很凉,冰得我“嘶”了一声,他立即挪开了手,反身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手炉抱了半天,才又来摸我额头。

那人身上比往常多了一股淡淡的酒香,但却冷得很,不知道被风吹了多久。

他起身要走,我一把拉住他,浑身都在发热,就像被重物碾过一样,很不舒服,尤其是生病,让人心里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那人叹口气,用手指在我额头上反复揉着,我紧紧攀着他胳膊,生怕他走了,梦就醒过来。

梦是这样的,需要什么就会梦见什么,虽然朦胧但是很真实。我生病的时候格外爱腻人,其实感冒最难受了,骨头缝都透着凉气,这么痛苦,我应该眉头紧锁才对,可是我惊然发现,自己疯了一样,嘴角居然在上扬,我在笑。

他俯下身在我耳边说:“若若要吃药。”

我慌乱地摇头,药太苦了,在梦里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他坐了半晌,有些着急,可我仍旧是不肯放他走,他上了床隔着被子要抱我,我却不依不饶甩开被子想把他弄进来,他终于拗不过我,把两个人裹得像蚕蛹,我在里面像小动物一样左蹭右蹭。

他继续帮我揉头,我想说话,鼓了半天劲终于说了半句,“凌风,我……”这次怎么梦见的不是你。他的手指一僵,我努力想把剩下的半句话说完,可